



思想学术系列

帛书史话

A Brief History of Silk Manuscript in China

陈松长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思想学术系列

帛书史话

A Brief History of Silk Manuscript in China

陈松长 /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帛书史话/陈松长著.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 3

(中国史话)

ISBN 978 - 7 - 5097 - 3043 - 0

I. ①帛… II. ①陈… III. ①帛书 - 研究 - 中国 - 古代 IV. ①K877.9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71485 号

“十二五”国家重点出版规划项目

中国史话·思想学术系列

帛书史话

著 者 / 陈松长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责任部门 / 人文分社 (010) 59367215

电子信箱 / renwen@ssap.cn

责任编辑 / 陈旭泽 宋荣欣

责任校对 / 李 睿

责任印制 / 岳 阳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印 装 / 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889mm × 1194mm 1/32 印张 / 6

版 次 / 2012 年 3 月第 1 版 字数 / 119 千字

印 次 / 201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3043 - 0

定 价 / 15.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中国史话》 编辑委员会

主 任 陈奎元

副 主 任 武 寅

委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卜宪群	王 巍	刘庆柱
步 平	张顺洪	张海鹏
陈祖武	陈高华	林甘泉
耿云志	廖学盛	

总 序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文化历史的古老国度，从传说中的三皇五帝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从来都没有停止过探寻、创造的脚步。长沙马王堆出土的轻若烟雾、薄如蝉翼的素纱衣向世人昭示着古人在丝绸纺织、制作方面所达到的高度；敦煌莫高窟近五百个洞窟中的两千多尊彩塑雕像和大量的彩绘壁画又向世人显示了古人在雕塑和绘画方面所取得的成绩；还有青铜器、唐三彩、园林建筑、宫殿建筑，以及书法、诗歌、茶道、中医等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们无不向世人展示了中华五千年文化的灿烂与辉煌，展示了中国这一古老国度的魅力与绚烂。这是一份宝贵的遗产，值得我们每一位炎黄子孙珍视。

历史不会永远眷顾任何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当世界进入近代之时，曾经一千多年雄踞世界发展高峰的古老中国，从巅峰跌落。1840年鸦片战争的炮声打破了清帝国“天朝上国”的迷梦，从此中国沦为被列强宰割的羔羊。一个个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不仅使中

国大量的白银外流，更使中国的领土一步步被列强侵占，国库亏空，民不聊生。东方古国曾经拥有的辉煌，也随着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轰击而烟消云散，中国一步步堕入了半殖民地的深渊。不甘屈服的中国人民也由此开始了救国救民、富国图强的抗争之路。从洋务运动到维新变法，从太平天国到辛亥革命，从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人民屡败屡战，终于认识到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一道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倒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从此饱受屈辱与蹂躏的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古老的中国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摆脱了任人宰割与欺侮的历史，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每一位中华儿女应当了解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明史，也应当牢记鸦片战争以来一百多年民族屈辱的历史。

当我们步入全球化大潮的 21 世纪，信息技术革命迅猛发展，地区之间的交流壁垒被互联网之类的新兴交流工具所打破，世界的多元性展示在世人面前。世界上任何一个区域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两种以上文化的交汇与碰撞，但不可否认的是，近些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大潮，西方文化扑面而来，有些人唯西方为时尚，把民族的传统丢在一边。大批年轻人甚至比西方人还热衷于圣诞节、情人节与洋快餐，对我国各民族的重大节日以及中国历史的基本知识却茫然无知，这是中华民族实现复兴大业中的重大忧患。

中国之所以为中国，中华民族之所以历数千年而

不分离，根基就在于五千年来一脉相传的中华文明。如果丢弃了千百年来一脉相承的文化，任凭外来文化随意浸染，很难设想 13 亿中国人到哪里去寻找民族向心力和凝聚力。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中，大力弘扬优秀的中华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弘扬中华文化的爱国主义传统和民族自尊意识，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中，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价值体系，光大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件任重而道远的事业。

当前，我国进入了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新的历史时期。面对新的历史任务和来自各方的新挑战，全党和全国人民都需要学习和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进一步形成全社会共同的理想信念和道德规范，打牢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道德基础，形成全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这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保证。中国社会科学院作为国家社会科学研究的机构，有责任为此作出贡献。我们在编写出版《中华文明史话》与《百年中国史话》的基础上，组织院内外各研究领域的专家，融合近年来的最新研究，编辑出版大型历史知识系列丛书——《中国史话》，其目的就在于为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青少年提供一套较为完整、准确地介绍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的普及类系列丛书，从而使生活在信息时代的人们尤其是青少年能够了解自己祖先的历史，在东西南北文化的交流中由知己到知彼，善于取人之长补己之

短，在中国与世界各国愈来愈深的文化交融中，保持自己的本色与特色，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永远发扬下去。

《中国史话》系列丛书首批计 200 种，每种 10 万字左右，主要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哲学、艺术、科技、饮食、服饰、交通、建筑等各个方面介绍了从古至今数千年来中华文明发展和变迁的历史。这些历史不仅展现了中华五千年文化的辉煌，展现了先民的智慧与创造精神，而且展现了中国人民的不屈与抗争精神。我们衷心地希望这套普及历史知识的丛书对广大人民群众进一步了解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发挥应有的作用，鼓舞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新一代的劳动者和建设者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不断阔步前进，为我们祖国美好的未来贡献更大的力量。

陈奎元

2011 年 4 月

目 录

引 言	1
一 帛书概说	4
1. 帛书的名义	5
2. 帛书的年代	6
3. 帛书的形制	13
4. 帛书的内容	16
5. 帛书的性质	84
二 帛书的发现、流传经过	88
1. 楚帛书的发现和流传始末	88
2. 马王堆帛书的出土整理经过	95
三 帛书研究综述	97
1. 楚帛书研究	97
2. 帛书《周易》研究	104
3. 帛书《老子》研究	119
4. 帛书《黄帝书》研究	123

5. 帛书《五行篇》研究	133
6. 帛书《春秋事语》研究	138
7. 帛书《战国纵横家书》研究	142
8. 马王堆医书研究	146
9. 术数类帛书的整理和研究	151
10. 《“太一将行”图》和 《丧服图》研究	158
11. 马王堆古地图研究	160
 结束语	 166
 参考书目	 169

引 言

帛书是中国古代书籍的一种特殊形式，它常与简牍并列而称为“竹帛”。《墨子·明鬼篇》：“古者圣王，必以鬼神为其务，又恐后世子孙不能知也，故书之竹帛，传遗后世子孙。”可见关于帛书的记载，早已著于先秦文献之中，其历史渊源至少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但是，作为具有书籍意义的帛书实物则久已佚失，一直到 20 世纪才重见于世。因此，如果我们要描述帛书的演变历史，就会因传世帛书的稀少和文献记载的缺乏而无法进行。在这种意义上说，帛书也许并无“史话”可言。但假若我们换一个角度，将重点放在帛书原物重新问世后，帛书的流传、整理、研究的历史上，那么，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帛书研究，足可以作为一种专门的学问历史来回顾和描述。因此，本书虽名为《帛书史话》，实则是 20 世纪内帛书原物的发现、流传、整理、研究的历史小结。

迄今为止，经考古发现出土的帛书原物主要有三批。其一是英人斯坦因于 1908 年在敦煌发现的两件帛书；其二是长沙蔡季襄于 1942 年在长沙获得的著名的

楚帛书；其三则是湖南省博物馆经科学考古发掘，于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中发现的大批西汉帛书。这三批帛书，除敦煌那两件书信体帛书外，另两批具有典型的书籍意义的帛书都出自长沙。因此，有关帛书的整理研究，自然与出土帛书的这块土地，与工作在这块土地上的学人结下了不解之缘。本人虽是后学，但亦有幸因工作需要而忝列于马王堆帛书整理研究的行列之中，从而对帛书的发现与流传，对帛书的整理与研究有着较为清楚的了解。

帛书的发现和流传，最富有传奇色彩的是楚帛书。但时贤的论著中，也许是因为所依据的材料不太翔实，故对此多语焉不详。笔者借助地利之便，仔细翻阅了蔡季襄的档案，从中知道了许多楚帛书流出国门前的详细情节，同时，承李零先生慨允，他亲自向笔者介绍了他在美国所调查到的有关楚帛书在美的流转情况，从而使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楚帛书流传史实有了一个脉络清楚的轮廓。因此，笔者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在书中较为翔实地叙述了楚帛书的流传始末。

马王堆帛书数量较多，由于整理的艰难和其他种种原因，帛书的释文至今也没有全部发表，因此有关帛书的篇目，到现在也没有一个定数，或称28种，或称30多种，这种现象，早已困扰了许多学者。其实，如果以一篇帛书作为一种来划分帛书的话，马王堆帛书应该是6大类44种（没有文字的帛图除外）。所谓6大类即《汉书·艺文志》所刊的六艺类、诸子类、兵书类、术数类、方技类以及其他等6个门类。按照这

种认识，本书在兼采各家时贤之说的基础上，间以个人之管见，分别对 44 种帛书的内容进行介绍，然后，以类为经，以 1994 年底为截止期，对已发表的帛书研究成果作了一次粗线条的综合评述。由于介绍帛书的内容又势必要涉及帛书研究的成果，因此，两者或有相重之处，但考虑到阅读的方便，笔者也就任其自然互见了。此外，为准备本书的写作，笔者曾广加搜求，编有一份《马王堆帛书研究论著类目》，经补充后，已刊于《湖南省博物馆文集》第四集，读者可参考。

在撰写本书的过程中，笔者曾多次得到谢桂华先生、李零先生、魏启鹏先生的帮助和指导，同时，还承台湾的陈文豪先生、吴福助先生和日本的池田知久先生、近藤浩之先生惠赠有关海外帛书研究的资料和信息，在此谨向他们致以衷心的感谢。

一 帛书概说

帛书是中国古代特定历史时期的一种书籍形式。自 20 世纪 40 年代初长沙楚帛书被发现和 70 年代初长沙马王堆帛书被发掘出土以来，已引起海内外学者的极大关注。大家都盛称，帛书是 20 世纪最有研究价值的出土文物之一，是继汉代孔壁中古文经、清末敦煌经传之后的第三次古文献大发现。帛书的出土，不仅为中国古代书籍史的研究提供了帛书的实证，而且对历史文献、科学技术史的研究和汉字发展史、中国美术史、中国书法史等诸学科的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有些学科的历史，因帛书的出土而不得不重写。面对这一批我们的前人无法看到的珍贵文献资料，半个多世纪以来，许多饱学博雅的专家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对帛书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孜孜不倦的研究和探索，写下了数以百计的高质量学术论著。完全可以说，对帛书的研究，已是一种专门的学问，随着时间的推移，必将有更多的学者来从事这门学问的研究。今天，我们仅在时贤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帛书的发现、流传、整理、

研究等方面作一扼要的回顾，以期有助于帛书研究的进一步拓展。



帛书的名义

帛书，顾名思义，应该就是指写于丝帛上的书。但由于中国古代丝织文化的发达，对丝帛的质材就有多种专称。例如《续汉志》一书中，就列有绢、锦、绮、罗、縠、绉 6 种名称；清代的汪士铎则有“释帛”的专文，将帛的种类划分达 60 余种。当然，这种过细的分类，并不一定科学，但它却足以说明，古人对帛的认识已是非常深刻。按照今天的科学认识，作为书写质材的丝帛无非是绢、绉、縠等几种，其中绢由较细的生丝造成，质地轻薄，特别便于书写和绘画；而绉则是由粗丝加工而成，一般较厚而暗，具有经久耐用的特点；縠则是由双丝织成，故较厚而色黄，又因其由双丝织成，故縠面比绢、绉细密精整，且不透水，因而是比较上等而昂贵的材质。至于帛，则是一般书写用丝质材料的通称。

在中国考古发现中，最早发现帛书实物者，据钱存训先生在《印刷发明前的中国书和文字记录》一书中所述，是英国的汉学家斯坦因先生。据说他于 1908 年在敦煌发现两件公元 1 世纪的縠帛信件，且保存良好。两封信都发自一人，可能是驻山西北部成乐地方的官员致书敦煌边关某人的信，其内容主要抱怨通信困难。帛书其一约 9 厘米见方，另一长 15 厘米，宽

6.5 厘米。此外，斯坦因还在敦煌附近发现过一片素帛，一面印有黑墨印章，另一面则写有一行字，共 28 字，内容是：“任城国亢父，缣一匹，幅广二尺二寸，长四丈，重二十五两，直钱六百一十八。”（见罗振玉《流沙坠简》卷 2，第 43 页）

斯坦因的发现，当然可以说是最早的古代帛书实物，但究其内容，这种帛书乃是广义的帛书，它仅能说明早在公元 1 世纪，已有用缣帛书写的实物而已。

在中国传世的历史文物中，亦有许多绢本的书画作品流传下来，其中或书诗文，或写物事，从广义的角度论，亦可概称为帛书或帛画，但是，它们终究不是那种具有书籍意义的帛书，因此，虽然有关帛书的记载早在战国文献中就已多次出现，但帛书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其形制到底如何？这个谜一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初期马王堆汉墓帛书出土才算真正解开。因此，我们这里所说的帛书，乃是一种狭义的，具有文献意义的帛书，具体一点说，就是指 40 年代初期长沙楚墓出土的楚帛书和 70 年代初期长沙出土的马王堆汉墓帛书。至于其他不具备文献意义的帛写资料，诸如敦煌书信，“张掖都尉荣信”之类和晋唐以下绢本书画等，都不在本书的讨论范围之内。



帛书的年代

素有“丝国”之称的中国，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出现了丝织品和石制或陶制的纺轮，在殷商时代的安

阳殷墟中，曾发现过纺织技术很高的丝帛残迹，而甲骨卜辞中，更是常见丝、帛等字，这些都充分说明，中华民族最早创造的丝织文化，早已给帛书的产生准备了最基本的物质载体。

当然，除有丝帛外，书写工具亦是帛书产生的一个不能缺少的必要条件。根据现在的考古资料可知，新石器时代的彩陶上，就有用毛笔一类的东西绘制的纹饰，而商代的甲骨、玉器、陶器上，则已发现毛笔书写的文字，这足以说明，至少在商代已经使用毛笔。而考古发现的最早的毛笔，是河南信阳长台关和长沙左家公山战国墓中出土的，笔锋细长，束于杆端，笔杆纤细。而云梦睡虎地 11 号秦墓出土的 3 支笔的笔毫则插入杆腔内，与现代毛笔已基本相同。至于墨及砚等书写工具，亦在河北承德平房的战国墓中和睡虎地 4 号秦墓中均有发现，这些都告诉我们，最迟在战国时期，已具备了帛书产生的各种先决条件。

长沙楚帛书的出土，已用实物证明帛书在战国时期已经出现，但验之历史文献的记载，帛书出现的年代，最迟也不会晚于春秋时期。

《论语》中有“子张书诸绅”的记载，《周礼》卷三十中则说：“凡有功者，铭书于王之大常。”这里的“绅”和“大常”显然是缣帛之类的织物。如果我们不否定《论语》、《周礼》所反映的是孔子时代的事情，那么，帛书（广义的）产生于春秋时期是无可厚非的。又《晏子春秋》中记载：“景公谓晏子曰：‘昔吾先君桓公，予管仲狐与穀，其县十七，著之于帛，’